

《花城》首发

20周年纪念珍藏版

一个人的战争

林白 著

一个人的战争



林白 著
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一个人的战争 / 林白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5.3

(《花城》首发)

ISBN 978-7-5360-7402-6

I. ①一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37106号

出版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林宋瑜 揭莉琳 余佳娜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陈诗泳

装帧设计: 刘红刚

书 名	一个人的战争 YIGEREN DE ZHANZHENG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 (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334号)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	10.125 6插页
字 数	152,000字
版 次	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36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花城出版社微信号: flowercitypress



林白 2014 年 10 月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



作者简介

林白，当代作家。毕业于武汉大学。主要作品包括长篇小说《一个人的战争》、《万物花开》、《妇女闲聊录》、《北去来辞》等，有《林白文集》四卷。《妇女闲聊录》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。《北去来辞》获十月文学奖，《当代》年度长篇小说五佳，新浪中国好书榜年度十大好书，第三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，第五届老舍文学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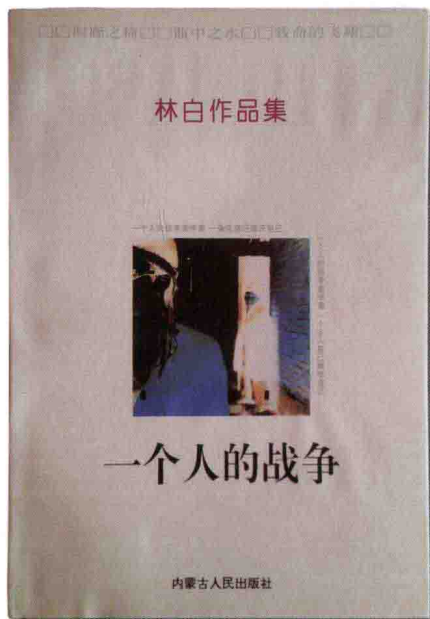
有日、韩、意、法、英等文字的长篇和中篇单行本出版。

《一个人的战争》首发于大型文学刊物《花城》杂志 1994 年第 2 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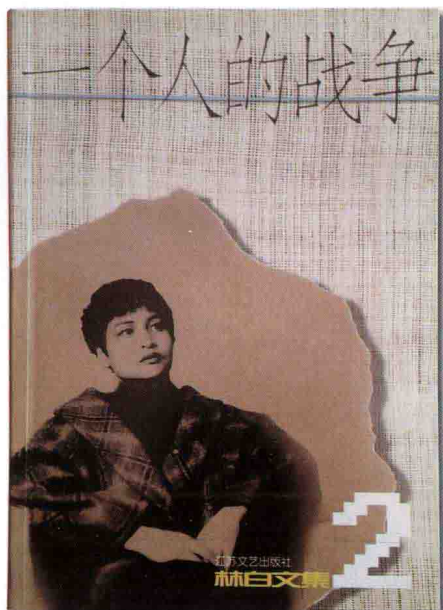


头条登载《一个人的战争》

《一个人的战争》首发于1994年
第2期《花城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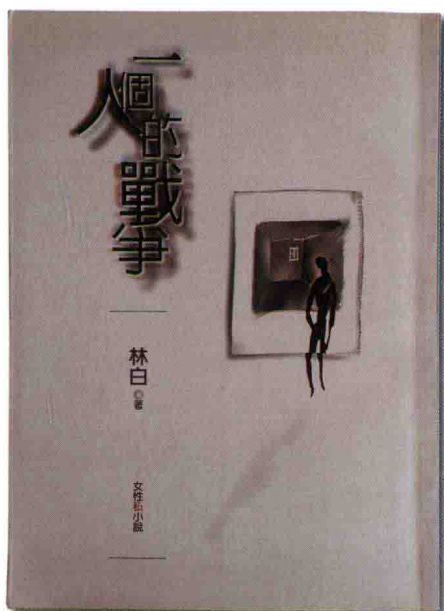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版（1996年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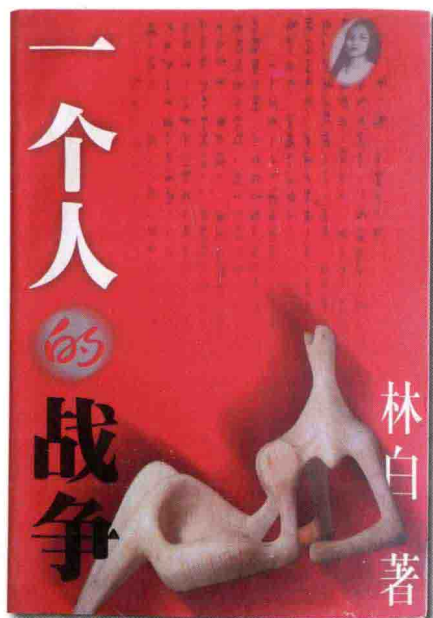
江苏文艺出版社版（1997年）



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版
(香港繁体版, 1998年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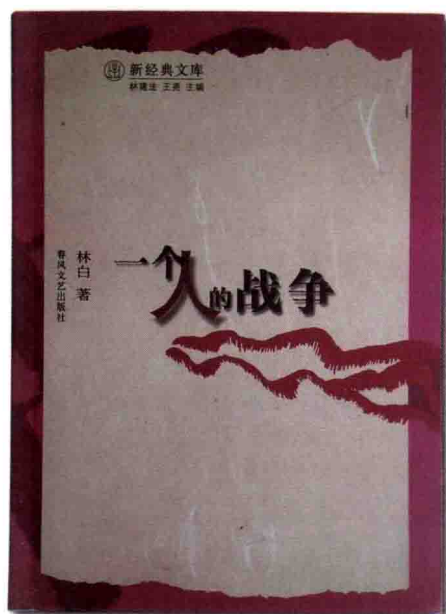
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版
(台湾繁体版, 1998年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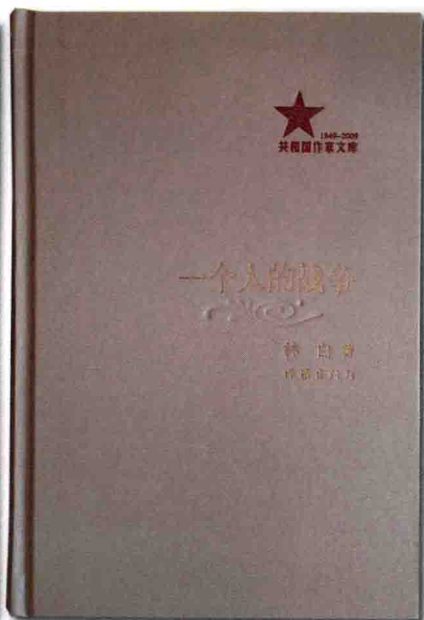
长江文艺出版社版 (1999年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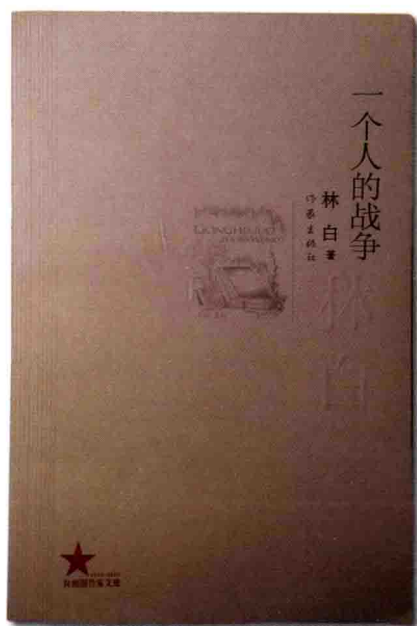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版 (2004年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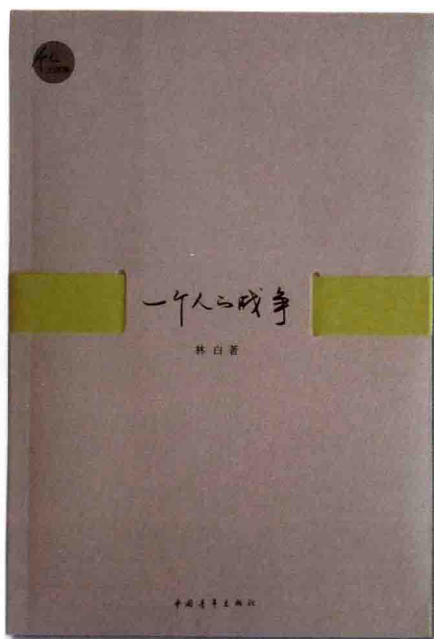
春风文艺出版社版(2006年)



作家出版社精装版(2009年)



作家出版社平装版(2009年)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版(2011年)



韩国文学村出版社版
(韩文版，1998 年)



勉诚出版社版（日文版，2012 年）



德国学者 Bettina von Reden 研究林白的论著《Der Krieg der Einzelnen》，由 Tectum 出版。

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，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，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。

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。

——题记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镜中的光 / 1
第二章 东风吹 / 71
第三章 漫游 / 161
第四章 爱比死残酷 / 235
尾声 逃离 / 279
附录 / 287

首发责任编辑手记

——写在《一个人的战争》发表

20周年之际（林宋瑜）/ 289

再见《青春之歌》，再见

——林白的《一个人的战争》

（王德威）/ 293

心开了，世界也开了

——林白访谈录（孙小宁）/ 299

第一章 镜中的光

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，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，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。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。

女人在镜子里看自己，既充满自恋的爱意，又怀有隐隐的自虐之心。任何一个自己嫁给自己的女人都十足地拥有不可调和的两面性，就像一匹双头的怪兽。

她觉得自己在水里游动，她的手在身体上起伏，体内深处的泉水源源不断地奔流，透明的液体渗透了她，她拼命挣扎，嘴唇半开，发出致命的呻吟。她的手寻找着，犹豫着固执地推进，终于到达那湿漉漉蓬乱的地方，她的中指触着了这杂乱中心的潮湿柔软的进口，她触电般地惊叫了一声，她自

已把自己吞没了。她觉得自己变成了水，她的手变成了鱼。

——林白《同心爱者不能分手》

这种对自己的凝视和抚摸很早就开始了，令人难以置信地早。

在幼儿园里，五六岁。

知道这是一件不能让人看见的事情，是一件不好的事。巡床的阿姨在走过来，快要走到我的床跟前了。听到她的脚步声我就克制地停止自己的动作，闭上眼睛装睡。

那是一种经常性的欲望，甚至在夏天漫长的中午，不放蚊帐，床与床之间没有遮拦，阿姨的目光一览无余，我要耐心等待大家都睡着，最后那个阿姨也去睡了，我才能放心开始我的动作。

她的值班大床靠窗，和我之间隔着许多小床，我躺在床上越过许多小床看她略高的大床，大床上有时是长衣长裤，有时是浅蓝色的绸裙子，或者是黑色的棉绸裙，白色的短袖绸衣，胸前绣着花。

午睡的气息很黏稠，在夏天，蝉在叫，除此之外都被黏住了，奄奄一息。黄老师是近视眼，她不戴眼镜，她看人时把眼睛眯起来，如果值班的大床上是她，我就会放心，黄老师从不

骂人，从来不出人洋相。午睡的黏闷气息胀满了整个大寝室，人人都被黏住了，四周的空气像水，把我浮起来。

在中午，光线强烈，闭上眼睛也觉得赤裸裸没有遮挡，邻床翻身、磨牙，轰然作响，脚步声惊天动地，多么多么不能尽兴的中午！

夜晚到来。

傍晚有游戏，然后到教室，坐在小椅子上，淡绿色，没有桌子。老师讲故事，或者大家唱一支歌，或者大家猜谜语。然后吃东西。我不馋，但我从未拒绝吃东西。有时是两颗杨梅，有时是一颗水果糖，或是一只芭蕉，比香蕉大，比大蕉小，叫“西贡蕉”，不知跟西贡有什么关系。有时是一只杨桃或者番石榴，最好是荔枝，这是我们这里盛产的佳果。大量的夜晚是吃木瓜，金红色，肉甜而厚，核像黑色的玛瑙，木瓜树树形奇异，是亚热带真正美丽的果树。切成一瓣一瓣，按顺序依次去拿。然后排队去洗手，排队去尿尿。每个人双手搭在别人的双肩上，就成了火车，嘴里呜呜地叫着行进。火车从洗脸架开到厕所，再开到寝室，寝室门口一边站着一个老师，给每个人摸额头，发烧的事是经常发生的。鱼贯而入，悄无声息，脱鞋，躺在床上，阿姨扬手一拨，蚊帐落下，床就是有屋顶有门的小屋子，谁也不会来。灯一黑，墙就变得厚厚的，谁都看不见

了。放心地把自己变成水，把手变成鱼，鱼在滑动，鸟在飞，只要不发出声，脚步就不会来。

这种做法一直延续下来，直到如今。在漫长的日子中，蚊帐是同谋，只有蚊帐才能把人彻底隔开，才安全。

喜欢镜子，喜欢看隐秘的地方。亚热带，漫长的夏天，在单独的洗澡间冲凉，长久地看自己，并且抚摸。八岁的时候自己发现左边的乳房有硬块，妈说去找北京医疗队看。坐在单车后架上，从B镇到新墟，十五里路，太阳晒着头顶。医疗队在公社卫生院，妈说他们都是专家，普通话有一种权威性，并且亲切和蔼，然后回到妈妈的县医院，到药房拿药，走进进去，四面都是瓶子，各种颜色的水、药片及盒子。药的气味很香，香而干净，不同凡响，残留在妈的衣服和头发里。我的药是水剂，几个大玻璃瓶里的水混在一起，半透明、混浊，有白色沉淀物，吃到嘴里是酸的，酸而凉。药房的大人说：怎么这么小就有小叶增生？妈说：不知道怎么搞的。她的同事说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妈说：她自己抓痒发现的。

玩过一种跟性有关的游戏，肯定是一种游戏，书上说，男孩与女孩模仿性交是一种游戏，大人不必惊慌，因为生理构造没发育成熟，这种性交不会实现。同性间的游戏发生在我与莉莉之间，我六岁，莉莉七岁。莉莉是我的邻居，她的母亲